

成长
Grow

寻梦飞翔、海阔天高
每一段青春、都闪耀
每一个梦想、都有光

New
concept

第十七届新概念 获奖者范本A卷

黄兴 / 主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成长
Grow

New
concept

第十七届新概念 获奖者范本 A 卷

黄兴 / 主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十七届新概念获奖者范本. A卷 / 黄兴主编.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304-2

I. ①第… II. ①黄…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9697号

书 名 第十七届新概念获奖者范本. A卷

主 编 黄 兴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长沙)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余 言 陈幸枝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122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304-2

定 价 25.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初 始

永久童话 / 002

十五天 / 010

白雾失眠 / 020

灰鸟 / 028

流 年

你愿意做我的影子吗 / 044

我们的晴空 / 049

自然卷 / 066

我关于Y小姐的梦 / 075

我的暑假作业 / 083

赤 梦

欲对鲛人诉相思 / 094

抵毒 / 101

经年不负芳菲 / 110

非烟 / 127

风尘三侠之李靖 / 144

目录 contents



云 霓

- 烛光 / 152
不日远游 / 160
寄主 / 171
你好，陌生人 / 182
偏见 / 194

尾 鲤

- 十七岁的夏天 / 206
北上入沪 / 214
风似年少的故乡 / 231
终究离开你的理由 / 236



初始。



永久童话

文/臧心韵

一

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二

桃源街是我至今去过最美丽的地方。小蹇站在路口一块巨大的石头旁，对刚刚来到桃源街的我笑着。她的热情使我几乎以为自己在来到这里之前失去了记忆，忘记了自己曾有这样的挚友。

“你也是来这里结婚的吗？”她问。

我不知道该认真回答还是让自己显得更矜持一些。

但小蹇在我出声之前已缓慢踱着步子离开。

三

小蹇是个不愿结婚的老姑娘，因此我才如此频繁地在桃源街上见到她，她在路口向我挥手的时候，我仍为她曾无视我的事情而耿耿于怀。可是冬天的时候，如果站在街上无所事事实在太过

奇怪，我们不得不找些话题来说。我问小蹇是否坐过三条街道外的大摩天轮。“我上次到那里去时，摩天轮已经像一个快要坏掉的时钟，时不时地停顿一下。”小蹇说。

这里的冬天，风总比别处更加猛烈，小蹇逆风而站，风不断地灌进她的嘴巴。她像一个漂亮的洋娃娃把两片嘴唇张开又合拢，裙子像秋天悬在树枝上的叶子一样扑簌簌地抖动着，我只能看见她在风中弯下腰。

大概是为了报复，我在小蹇弯腰的时候悄悄离开。我向着教堂的方向走去，教堂的尖塔突兀地分开了桃源街的天空。大片的云被塞在那道好看的缝隙中，它们互相拥挤着才不至于像棉花糖一样从高高的木棍上跌下。桃源街上的婚礼令我感兴趣，观看婚礼的人很多，我甚至在人群中发现了从前的同学橘之。她也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发现了我，然后像鱼一样游过了排列整齐的人们。

橘之并算不上我熟悉的人，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应该对着迎面而来的橘之露出微笑。橘之在我上次与她分别之前喜欢过许多男孩，可惜他们的共同点是最终抛弃了她。就在我思索的时间里，橘之已经穿过喧闹的女孩子们和安静的座椅来到我面前。她挽起我的胳膊，说道：“你也知道了吗？据说在桃源街结婚的人们可以得到永远的幸福。”

橘之张合的嘴唇是像葡萄一样的深紫色。从这点就可以看出，橘之并不是一个好女孩儿，我想。我直到那时仍不喜欢橘之，但我们还是一同在教堂待到傍晚，我们看了好多场不同的婚礼，直到对交换戒指和接吻的场景完全麻木，我们才互相告别。

“我第一次来到桃源街的教堂时十分害怕，我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只好自己麻木地坐在最后一排那离神圣与爱最远的地方，

教堂就像是一只不断输送着幸福的泵，我不能分辨时间，也不确定这有力的泵将在什么时刻停下有规律的收缩与舒张，因而心生恐慌。”在黄昏里同我告别的橘之终于再次开启了紫色的嘴唇，

“我从未想过这样粗鄙的自己也能像这样出现在教堂里。可你知道吗，就在那天，我在教堂的花窗玻璃中看见了自己。我的影子出现得并不突兀，她只是与教堂融为一体，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由此我坚信自己也能在桃源街得到幸福，我留了下来。”

据说橘之在与我分别一天后便结了婚，可惜在那之后我并未再次见到过她。当我再次想起橘之时，我总觉得她像一个迫不及待想得到玩具的孩子，急不可耐地将自己献给幸福。

四

那之后我又频繁地在路口与小蹇相遇，风相对小些的时候我们吃着彼此的点心，却仍无法找到可以畅谈的共同话题，只好在微妙和逐渐美好的尴尬氛围中吃光点心，各自回家。

我不知道在桃源街是否还有人同我一样几乎每天都能遇见小蹇。小蹇已经算是我在这里的一个朋友。因此当我遇到我那高大的新郎时，我决定将我要结婚的消息第一个告诉小蹇。我们在路口碰面，那儿并不是一个好地方，我总感觉路口的风能轻易断送我们之间本应更长的对话。

这也许是我在获得幸福之前与小蹇的最后一次对话，我决定要更加重视它。我解救了被风缠绕在路口的小蹇，并请她来到我在桃源街的家。

“后天你有空参加我的婚礼吗？”我问。

“恐怕不行，”她说，“因为明天我就要结婚了。”

我在小蹇说了告辞后便送她离开。大概是我们在暖和的屋子里喝了酒的缘故，我的头脑因热而胀了起来，我甚至忘记了问她为何突然不再排斥结婚。我们的谈话照样简短，什么都没有改变。

五

我因希冀幸福而变得忙碌起来。我打翻了自己的化妆品，那里面半透明的液体浸湿了我的头纱，也丢失了我那件像纸一样脆弱和洁白的婚纱。它失踪于有三扇花纹木门的衣柜中，我坚信。因此我在被整齐挂起的衣服中仔细地寻找着它，那些我拥有的裙子与裙子、外套与外套，都如花朵一般染着鲜艳的颜色，我将它们栽种在地板上，它们绿，它们蓝，它们紫，它们红，但它们中没有一件是脆弱和纯洁的白色。

我很快在流淌着斑斓色彩的花丛中睡去，我用一整个夜晚来期待与筹划我的婚礼，因此我需要在小蹇的婚礼即将到来之前，躺进被色彩围住的花丛中休息一下。我丝毫没有注意到冬季里罕见的一缕阳光已经拜访过我与我的鲜花衣服们，它划过我的颈部和胸膛，最后在手臂上留下一条小小的光影丝带。我仍然困倦，在我轻轻合着双眼的时间里，阳光已经懒于继续等待我，它不屑地离开了我，也离开了桃源街所有的人们。

当我再次醒来时，自己仍是一个未曾化妆、没有头纱也没有洁白婚纱的新娘，但不同的是我已经错过了小蹇的婚礼。新郎开始敲我的门，他每敲三下便停歇一会儿，尽量让手指的关节与门合作，奏出更好听的声音。当我打开门时，我才突然意识到，新

的一天到来了，我不再是一个等待幸福的人，因为今天是我的婚礼，我略过了小蹇的幸福，直接迎来了自己的婚礼。

新郎小牧挺拔地站在门前，风从他的身体两侧吹进来，像一双孤僻的大手将我拥抱了起来，我因为慌张失措而变得伤心。

“我丢失了婚纱。”我哭着对小牧说。

小牧没有进屋，因此也没能看见我用衣服所堆砌的美丽花丛。他只是在门口迟疑了一下，然后对我说：“你就在这里化好妆等着我，我去为你买一件更美的婚纱。”

小牧转身坚定地走开了，他没有关上门，因此我仍能感受到寒风经过。我想起了小蹇，我应该为错过婚礼而向她道歉，于是我抬脚，由位于桃源街的家走上了桃源街。

六

我只知道路口位于教堂的反方向，于是我抬头看了看教堂的尖塔和被尖塔划开的缝隙，然后与它们背道而行。

我正朝向着的地方大概是我无比喜爱的东方，我胡乱地猜测着。如果我的猜测正确，那么我便可以这样说——我在桃源街的东边遇见了疯子小热。

桃源街东边的信号灯始终是红色的，红灯如一颗健硕的心脏一般不断地跳动，坚毅锡兵似的小热站在灯下。

小热在一年前开始变得疯疯癫癫，据已经结婚的小蹇说，这皆是因为在小热的婚礼上他的新娘匆忙离开了。据喜欢在教堂里叽叽喳喳的橘之说，新娘像是在婚礼中被小热赶出来的，然而最后疯了的人却是小热。

我像个学生似的站了很长一会儿才确定对面那盏信号灯早已

坏掉，于是我破坏了规则和程序，径直穿越了马路。

小热的病好了很多，他也已不再像从前那样疯了，他变成了一位诗人。因此，当我遇见他时便丝毫不害怕地微笑着向他问了好。

“小热。你看见小蹙了吗？”我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立刻停止了将喝进去的风小口小口吐出来的动作。

“我叫小凉。”他用琥珀色的眼睛看着我说。我没想到自己竟会叫错他的名字。我因此而变得愧疚和疑惑，这份愧疚和疑惑使得我认为自己应该站在这里同小凉说一会儿话来弥补我的失误。

“今天我就要结婚了，你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我问。

小凉忽然换上一副更加悲伤的神情看着我。

“恭喜你，”他很小声地说，“就让我为你朗诵八首诗来作为礼物吧！”

我被小凉突如其来的热情吓坏了，我尚未完成向小蹙道歉的计划，于是提议让小凉同我一起到小蹙时常出现的路口。小凉手中写满诗歌的稿纸在路口的风中沙沙作响，风不顾一切地钻进小凉的眼睛，他闭上双眼，凭着记忆背出破碎的句子。

秤砣似的小凉背完最后一个字，沉甸甸的诗句从他的身体中脱离出去，他变得像一张画纸一样轻，轻轻地倒在地上，重重地发出声响。我顺着他倒下的方向看去，路向前延伸，却始终不见小蹙。

小凉不一会儿便自己挣扎着爬了起来。

“你为何一定要找到小蹙呢？”他不再背诗，手中的稿纸也不知飞舞到了何处，“或许她今天不会再出现在这里了。”

我仰起头又看见被教堂尖塔划破的缝隙。云彩是乌黑的，大朵大朵的乌黑出现在缝隙中。

七

小牧也来到了路口，他抱着玫瑰红色的婚纱潇洒地走过永不变绿的信号灯。我想向他奔去，可小凉背出的诗像魔咒一样进入了我的身体，不属于我的东西延伸、吸附到了皮肤与血液的各个位置，我也变成了笨重的秤砣，只能等待着小牧缓缓地向我走来。

“走吧，去结婚。”小牧说。

不，等等，我仍未见到小蹇。于是我执拗地站在原地。

“我还没有见到小蹇，我无法安心结婚。”我说。

我又仰起头，这次我没有看到云与缝隙，它们现在在我身后，我无法挪动自己的身子因此无法确定云们是否变得更乌黑了些，是否黑得快要哭出来。

“你无法再从桃源街的任何角落见到小蹇了。”小牧说。

“为什么？”我问。

“难道你忘记了吗？桃源街是童话一样的世界。爱人过上幸福生活后时间就静止在那一刻，童话中的幸福没有未来。在桃源街结了婚的我们，都只能依靠着一瞬间的幸福来为不存在的未来取暖。”

“你还结婚吗？”小牧问。

虚弱如白纸的小凉再次倒下，这次他没有坚强地爬起来，我听见他在我的身后温软、悲怆的哭声。

“你还结婚吗？”小牧重复着他的问题。

你还结婚吗？你还结婚吗？

我呆呆地怔在那里，即使诗歌的魔力已经慢慢消除，我仍静止不动。

小牧慢慢走来，怀里的婚纱毫无规则地随风摆动。他抱着玫瑰红色的婚纱，就如同拥抱着一大簇蓬松的火焰，火焰的边缘向内卷曲，它那摇曳着的舌头盲目地舞蹈着，像是要温暖我们遥不可及的幸福。

八

王子与公主幸福永恒。



还有十五天

一

我在手机里默默制作倒计时表，一旁的胡弯吸了吸鼻子。她平躺在上铺干涩地哽咽，顺便眨巴着被泪水撑大的眼睛，泪水还没蒸干，隐形眼镜在其中漂浮不定，和她孤独的主人一样，像一艘无法归港的泊船。她的哭声太刺耳，我忍耐着不拍她的背，生怕她会把隐形眼镜喷出来，因为那块橡胶似乎已经开始不安分了。

据说成为舍友缘分已经非同小可，也许以后我们会成为最亲近的人，但在此之前，我还是一个她不愿意麻烦的路人。她和我没有太多差别，背井离乡集结号，我们只是差在了是否缺乏大脑神经控制泪腺的部分。

唉，就让她抱头痛哭吧，明明午睡时间还要装得僵硬不敢回头安慰她，听她塞住喉咙无可奈何。

很不幸我们没能出国或者逃到祖国的港澳台躲避义务，我们是一群悲剧的大学生，被嫉妒又被嘲笑。我们确实吃不了太多的苦，这年头我也不指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居安思危，乃至卧薪尝胆的人。我觉得我就是个做自己都不太有把握的姑娘。

大学伊始，带给我最大的惊吓就是军训，无论我是一个多么坚强勇敢的女汉子，我的心悸都无法阻挡得更加厉害。我没力气遐想我穿上军装有多么飒爽，我只想白白净净不让青春闷出颗粒爬满脸颊。

我能想象得出……十五天后，我和迷彩服已经融为一体。我黄黑黄黑的身影将永远成为大学的黑历史。

高考完没有解放，我却又进入了地狱的地下室。

二

第一次离开家，奔赴远方，却没有传说中的那些理想，火车上怀念和期待并存，我的胃随着渐行渐远的列车感受到了时差，它不太自觉地蠕动了起来。本以为自己会迫不及待地投入大学时光，但在爸妈转身的一瞬间，我细腻的思想触须慢慢伸展，它延伸着寻找我的泪穴，我突然绝望。我到宿舍的那天未能完成高贵的使命，从一个高冷的女子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瓷娃娃，而且还在不停地渗水。

我哭得不可自拔，奈何不了那些不由自主发出的吱呀声。我攥着手机的手已经潮湿了，手指还在一遍一遍地刷新屏幕。

没办法，亲情告罄。

我模模糊糊里瞅见旁边熟睡的林芝，她随着呼吸微微颤动的肩膀有些不自然。大概是我哭得太久了，眼睛都花了……林芝一

来就忙着倾诉军训。她活力四射，我却忙着拥有淡淡的乡愁。

她休息就是为了下午我们要迎接教官。

我也将无法反悔开启的世界。

还有十三天

一

我们每人领到了一双加大号的鞋子，一双三十六号的脚丫子如何驾驭四十号的军鞋呢？！我觉得特别郁闷，我的脚丫舒适地在鞋子的每个角落里探寻着。我拖着这样一双大鞋奔跑在校园里，每时每刻都有一部分脚底出来透透气，我很猥琐地想，至少防臭。我希望校领导能够考虑到我们已经到了足够不会长脚的年纪，不用这样对我们灌输艰苦朴素的思想吧。

胡弯姑娘果然是一个拖油瓶，她的力气已经耗得屈指可数了，她一路拖磨，让我们几乎迟到。她一直努力睁大像核桃一样的大眼睛，肿得厉害还充满血丝，我更加担心她的隐形眼镜了。我本来以为会面朝太阳被罚一个下午，我很庆幸自己被编在一个文弱的教官的排里。那个腼腆的男子，也就是俗称的教官，非常羞涩地阐明了自己是自愿报名来女生排。他不敢直视我们，还为了在我们面前博得一点儿威严，毅然做了个卧倒，把自己的胳膊肘都摔破了。我觉得他再怎样逞英雄，也没办法博得我们的欢心。我甚至记不清他的名字。

我很理智地认为自己已经栽进了一个无底洞。我对一切与军训有关的事物不报任何感情。